

生死盟（下）

语音至此略顿，脸上泛起一种极狞恶的笑容，用两道冷酷的目光盯在萧瑶脸上，冷冷又道：“我死，死得毫无痛苦，你活，却活得痛苦已极！因为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情郎顾朗轩，在‘夺魂芒’毒力发作之下，一点点地烂尽肝肠，那种伤心惨目之状，定使你无法忘怀，在有生余年之中，永远过着食难下咽、寝难安枕的伤心岁月！”

萧瑶静等万俟碧话完，向他摇头说道：“万俟碧，你且慢得意，假如我真目睹顾兄身遭惨死，委实将如你所说，今后余年之中都活得痛苦之极！但常言道‘吉人天相’，我顾兄一生侠义，大概还不至于落得这等悲惨收场……”

万俟碧冷笑道：“天相个屁？聩聩彼苍，哪里管得了这多人间琐事？”

萧瑶一举手中匕首，扬眉叫道：“老天爷纵管不了，我萧瑶也管得了！你心计虽毒，却决想不到我身边藏有这柄专解百毒的‘通天犀角’匕首！”

万俟碧哦了一声说道：“这柄匕首当真是‘通天犀角’所制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你不信么，我来试给你看，立刻用这柄‘通天犀角’匕首解去我顾兄所中奇毒！”

万俟碧狂笑说道：“你赶快试吧，只要你一解开顾朗轩的‘三元大穴’，包管便有一场令你毕生难忘的精彩好戏上演！”

萧瑶诧道：“听你之言，难道我这‘通天犀角’匕首竟还解不了‘夺魂芒’的毒力了？”

万俟碧道：“你一脸聪明之相，怎么竟如此健忘？”

萧瑶不解问道：“我忘了什么？”

万俟碧狞笑道：“刚才我曾说除了‘夺魂芒’解药之外，你纵有‘千载灵芝’在身，也无法救得顾朗轩的性命，这‘通天犀角’匕首虽是武林奇宝，但比起‘千载灵芝’的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，总还略有逊色，又哪里能够救得顾朗轩呢？”

萧瑶芳心欲碎，切齿骂道：“万死狗贼！……”

万俟碧狞笑道：“‘除死无大病，讨饭再不穷’，我毒丸在口，万死无惧，又何在乎几句臭骂？你少时目睹情郎惨死，必将柔肠寸折，如今且尽量骂我，以作发泄，并让我欣赏欣赏你的莺声燕叱便了！”

他口中虽说得轻松，但目中却凶芒暗射！

萧瑶如今虽伤心愁急到了极处，但知万俟碧阴毒无比，仍未对他放松警觉戒备！

常言道：“眼为心之苗。”萧瑶发现万俟碧目中凶芒忽厉，便知必有蹊跷，已把无上神功“太清罡气”提聚备用！

果然，万俟碧语音才毕，双手齐扬！

他是打算把“追魂手”和“狼牙锤”中所藏的几件毒液、毒针等物，向仆倒在地上的顾朗轩打去！

但他双手一扬，崩簧方按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劲风罡气，业已当胸压到！

万俟碧自知定无幸免，牙关一合，咬碎毒丸！

那些毒液扫数被萧瑶所发的“太清罡气”卷回，反而喷洒在万俟碧的脸上身上！

万俟碧终于在尚未气绝之前，尝到他自己所制毒汁的滋味，厉吼一声，

全身溃烂而死！

毒针则多半也被震回，或是打空，或是插在万俟碧所着的绿袍之上！

另有少数三五根毒针，仍因崩簧力劲，透过“太清罡气”，向顾朗轩打去。

萧瑶早有提防，发出“太清罡气”之后，便纵身挡在顾朗轩之前，以作万一防护！

如今见针光飞来，双掌凌空再推，也就全数击落！

萧瑶细搜万俟碧遗尸，以及“追魂手”、“狼牙锤”的柄门，却未再发现任何丹药之属！

这位“红衣昆仑”一向聪明绝顶，如今却弄得双眉紧蹙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她手中仍然持着“通天犀角”匕首，但却不敢用来救治顾朗轩。

这是万俟碧死前所说的那些话儿，对萧瑶发生了吓阻作用！

因为要想用“通天犀角”匕首解救顾朗轩，必须先行解开顾朗轩被点的“三元大穴”，才能使药力易于通行。

但药力既易于通行，毒力也自易于通行，则万俟碧所说，只消“三元大穴”一解，包管便有一场令自己毕生难忘的精彩好戏上演之语，确实可能实现！

万俟碧口中的所谓“精彩好戏”，自然是顾朗轩毒发毙命，现象惨绝人寰，假如如此，自己目睹之下，情何以堪？除了立即殉情之外，纵或勉强偷生，这种伤心恨事必然毕生难忘，时在念中，真是生亦无趣！

由于这种顾忌，萧瑶遂手中执着那柄“通天犀角”匕首，满面愁容地痴痴看着顾朗轩，而不敢下手施救。

顾朗轩则昏睡如死，除了气息未绝以外，可说是毫无知觉。

他中了“夺魂芒”之处，是在右耳垂上，如今尚可看见一点小小芒尾，露在皮外。

萧瑶微一凝功，用指甲替他把那小小芒刺从耳垂肉厚之处拔出丢掉，虽不见功，但心中稍安。

跟着，她便想根据“毒蛇啮手，壮士断腕”之说，用那“通天犀角”匕首，替顾朗轩把右耳割下！

但刀儿才举，忽又住手，觉得不可鲁莽，此举已失时机。

“毒蛇啮手，壮士断腕”之说，是指蛇毒未发以前，才应两害相权，取其轻者。

如今顾朗轩人已晕倒，足证毒力已进体内，自己还想下手，让他平白失去一只耳朵，而无济于事则甚？

萧瑶正在双眉愁结，手足无措之际，突然听得远处似有江湖人物的奔驰谈笑之声！

她功行深邃，耳力太好，一听便知来者共是两人，要从一条迂回小路上转过峰角，方可到达谷口。

于是，她首先将那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的遗尸，以及什么“追魂手”、“狼牙锤”等，一齐踢入深壑。

跟着，又把顾朗轩抱入乱石堆中足以蔽人的草树之内。

她是恐怕来人是“西川双妖”中另外一位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，则自己少不了又有一场恶斗，才将顾朗轩身形藏起，免得万一照应不周，受了伤损，才真是返魂无术！

至于把万俟碧遗尸暨兵刃踢坠壑下之意，则是希望彼此在一相见下，不要立即抓破脸皮，或许可以仗着灵心慧舌，从敌人口中套出什么解救顾朗轩之策？

萧瑶藏好顾朗轩，方待走出，忽又心念一动，把手中“通天犀角”匕首的柄端，塞向顾朗轩口内，使他紧紧含住。

她仍然不敢解开“三元大穴”，只希望“通天犀角”的解毒灵效，会随着顾朗轩口内津液，慢慢流下腹中，或许会有点效用？

安排完毕，萧瑶便起身走出草丛，并故意偏向一旁，距离这堆乱石稍远一点。这时，左面峰角之下，果然转出二人。

这二人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位灰衣道人，女的则一身红衣，极为耀眼！

萧瑶一见那件红色夺目的鲜艳长衣，便知自己所料十中八九，来人多半是“西川双妖”之一、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的老搭档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，但那灰衣道人却不知是什么来路？

红衣女子远远瞥见谷中有个老妇在负手蹀躞，不禁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！

双方相距虽有二三十丈，但红衣女子不过咦了一声，红影微闪，足下两个起落，便站在萧瑶丈许之外！

常言道得好：“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？”然则“一伸足”之下，应该也可掂得出对方的斤两？

萧瑶见这红衣女子竟擅轻功中极上乘的“千里户庭”身法，便知“血光圣母”的功力修为，定必高出“绿袍秀士”之上！

根据“血光圣母”之号，以及万俟碧口中的“西门大姊”之称，这西门红的年龄，至少也应在六十左右。

但眼前所立的，却是一位年约三十五六，丰容盛鬋前、风韵犹存的红衣中年艳妇。

萧瑶心中忖道：“难怪号称‘西川双妖’，照这西门红驻颜不老的情形看来，果然是有点妖气！”

她心中在忖度对方，那红衣中年艳妇的心中，也有点觉得惊异。

她所惊异的是自己由二三十丈以外一晃便到面前，这老妇居然丝毫不带惊容，依旧静如山岳，足见是非凡人物！

红衣中年艳妇略感惊异之下，先向萧瑶注目问道：“尊驾气宇不凡，定是武林同道？”

萧瑶点了点头，含笑答道：“多承夸奖，彼此同在江湖。”

红衣妇人道：“尊驾来此则甚？”

这时那位灰衣道人也自赶到，静立在红衣妇人的身左数尺之处。

萧瑶笑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“姑娘”二字方出，红衣妇人便佛然摆手叫道：“尊驾请收回这种称呼，我不过驻颜有术，才青鬓未凋，论起年龄，不会比你小呢！”

萧瑶是故意调侃，才叫她“姑娘”，闻言之下，遂哦了一声，佯作诧异说道：“尊驾能把鸡皮鹤发变作绿鬓朱颜，委实太了不起，真所谓‘不是神仙也是妖’了！”

红衣妇人道：“废话少说，我问你来此则甚？”

萧瑶含笑说道：“风月无今古，林泉孰主宾？照说我老婆子的游踪所及，不应受甚盘问，难道这片山谷，竟是你私有的园囿不成？”

红衣妇人冷然说道：“虽非私人园囿，但我姊弟已先在此有事，其他闲

人，自然不应妄闻！”

萧瑶道：“你们姊弟？……莫非是指那位穿绿袍的，他……他应该是你哥哥。”

红衣妇人摇头说道：“他是我的二弟，我是他的大姊，你……”

萧瑶不等对方话完，便把眼珠一转，佯作恍然叫道：“呀，我明白了，那位身穿绿色儒衫、左手持爪、右手持锤之人，莫非就是当代武林高手、名震西川的‘绿袍秀士’万俟碧么？”

红衣妇人方一点头，萧瑶又以两道奇异的眼神盯在红衣妇人脸上，失声问道：“他是万俟碧，你又是他大姊，则尊驾定然便是威传八荒、功力超凡入圣的‘血光圣母’西门红了？”

因萧瑶语气之中用了不少褒词，那红衣妇人遂也敌意渐减，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‘血光圣母’西门红，这次为了寻找两名仇家，才特意远离西川，来会中原同道。”

萧瑶伸手掠了掠鬓边白发，怪笑说道：“果然是‘西川双妖’，难怪我在一见你们之下，便觉得有点妖里妖气！”

刚才她是满口“超凡入圣”，“威传八荒”，如今却变成“妖里妖气”，转瞬之间，易褒易贬，不禁把西门红听得一怔！

她虽发怔，尚未开口，那旁立的灰衣道人却厉声喝道：“老婆子，休要口出不逊，你若触怒了西门圣母，将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萧瑶瞪了这灰衣道人一眼，晒然说道：“狗仗人势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你有多大能耐，能比得了万俟碧左手那只爪和右手那柄锤么？”

她再度提起万俟碧的左爪右锤，果然引起了西门红的注意！

那灰衣道人被萧瑶加以斥骂，方自怒容满面，要想有所动作，西门红却向他摇手说道：“道长且慢，我还有件想不通的怪事，要向对方请教！”

萧瑶侧转脸来，向西门红笑道：“西门圣母，你若有什么话儿，尽管问我，你们‘西川双妖’名头太高，威风太大，我老婆子当不起这‘请教’二字！”

她嘻笑怒骂，语气接连变幻，使对方根本摸不清她是否含有敌意？

西门红久经大敌，江湖经验颇丰，越发觉得这白发婆婆决非寻常，向萧瑶盯了两眼，缓缓问道：“老婆婆知道我万俟碧二弟所用的兵刃是甚名称么？”

萧瑶摇头答道：“名称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万俟碧朋友左手所持是一只五指箕张的铁铸人手，右手所持则是一柄上有不少尖锐狼牙的短柄卧瓜锤！”

西门红听她说的丝毫不错，越发惊奇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的‘追魂手’和‘狼牙锤’虽然随身携带，但除非遇上极强对手，向不轻易取用，老婆婆却是怎生……”

萧瑶笑道：“我因路过此间，走得力乏，遂在那株参天古木的枝叶之中打坐行功，谁知无意之中，看了场精彩好戏！”

西门红眉头微蹙，急急问道：“什么精彩好戏？难道是我万俟碧二弟与人起了争斗？”

萧瑶点头说道：“不是‘争斗’，是‘打斗’，这场打斗委实精彩得可称武林罕睹，要不然我怎会知道万俟碧朋友用的是右手锤和左手爪呢？”

西门红微一吃惊问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的对手是谁？既能使他动用‘追魂手’和‘狼牙锤’，必系绝顶高明人物！”

萧瑶连连点头，应声说道：“着实高明，着实高明，那是一位穿黄衣的年轻貌美的姑娘，她高明得几乎令那位‘绿袍秀士’万俟碧朋友，有点招架不住！”

西门红越听越是吃惊，目闪精芒问道：“有这样高明的年轻女娃儿么？她莫非穿的是一身红衣？”

这位“血光圣母”竟猜疑到“巴东三鬼”的仇家，自己所欲找寻的“红衣少女”身上！

萧瑶答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红黄二色，显然易辨，我虽老眼昏花，也不致有所看错，那位手执尺许短剑、把万俟碧逼得手忙脚乱的高明少女，确是一身黄衣！”

西门红几乎不敢相信地诧声说道：“那女娃儿仅以一柄尺许短剑，便把我万俟碧二弟逼得手忙脚乱么？”

萧瑶点头笑道：“岂单手忙脚乱，万俟碧并还负了伤呢，喏，那边地上，不是还留有血渍？”

西门红目注万俟碧适才所流的血渍，不由不信地瞠目问道：“结……结果怎样？”

萧瑶向她一翘左手拇指，含笑赞道：“你们‘西川双妖’果然不凡，所谓‘盛名之下，必无虚士’！”

西门红被她赞得一头雾水，讶然问道：“老婆婆此语何来？”

萧瑶双眉一扬，含笑说道：“就在万俟碧人已负伤、万分危急之时，他锤上‘狼牙’忽飞，爪上‘毒液’突射，并从口中喷出了一线寒芒！”

西门红听至此处，失声叹道：“这年轻貌美的黄衣女人究竟是谁？我相信她定具绝世身手，否则，我万俟碧二弟决不会大施杀手绝学，连口中所藏的‘夺魂芒’也喷了出来！”

语音至此顿住，以一种紧张神色向萧瑶问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业已尽施绝学，飞‘狼牙’，射‘毒液’，喷出‘夺魂芒’，那黄衣少女难道仍能从容化解，不曾受伤？”

萧瑶原想套问“夺魂芒”的解毒方法，遂装得煞有介事地一挑大拇指，扬眉赞道：“那位穿黄衣的少女不单人美，功力奇高，反应也十分敏捷，她在万俟碧朋友猝然发难之际，仍及时发出内力真气，把什么‘狼牙’、‘毒液’，多半反震回头，西门圣母若是注目细看，那边地上可是有些散落的狼牙和毒液喷洒的痕迹？”

西门红注目看去，果如萧瑶之言，自然越发深信不疑，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已然杀手齐发，居然仍不能使那黄衣少女略受微伤，真是……”

萧瑶不等西门红话完，笑了一笑接道：“那黄衣少女也不是完全没有受伤，只不过受伤不重！”

西门红闻言，急急问道：“略受微伤？那黄衣少女是受了什么伤呢？”

萧瑶已把谎话编圆，遂一步步转向正题，淡淡答道：“她只是被万俟碧朋友从口中所喷出的那线寒芒，打中在耳垂上。”

西门红道：“见血没有？”

萧瑶为了做作逼真，故意想了一想之后，方点了点头，缓缓答道：“见了血，我记得那黄衣少女的右耳垂上曾现血丝，但旋即被她拭去。”西门红冷冷说道：“拭去有什么用？那黄衣少女的一条小命，业已交代……”萧

瑶故作不信，嘴角微披，晒然接道：“西门圣母莫作狂言，小小一线寒芒，能有多大威力？那黄衣少女修为极高，要得了她的命么？”西门红“喋喋”道：“就算她有百年深厚修为，几成半仙之体，若无我万俟碧二弟的独门解药，也必毒发惨死，无法有所侥幸！”萧瑶道：“西门圣母是说‘夺魂芒’的毒力只有独门解药能祛，而独门解药又只有万俟碧朋友才有？”西门红道：“那是自然！”萧瑶冷笑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不尽然吧？比如西门圣母而言，你是万俟碧的大姊，总会有他‘夺魂芒’的解药！”西门红道：“老婆婆，你猜错了，我们虽属姊弟之交，但所练功力与暗器上所淬的毒质却全不一样，我的解药解不了他的拿手杀着‘夺魂芒’，他的解药也解不了我最得意的‘桃花化血砂’！”萧瑶本想套问西门红身边有无药物可以解救顾朗轩所中“夺魂芒”的毒力，闻言之下，自然大失所望！在失望之下，萧瑶必须作一选择！所谓“选择”，就是如今究竟应显示本来面目，搏杀这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，略泄胸中恶气？还是设法把西门红遣走，加以利用，彼此暂时不作冲突？刹那之间，萧瑶有所选择，作了决定！她毕竟是胸襟智慧异于庸俗的巾帼奇英，所作的选择竟是后者！

一般人在心痛情郎身受重伤，性命呼吸之下，多半是选择前者，要搏杀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，以求报仇泄愤！

但萧瑶却不曾太冲动，偏偏选择后者，她暗忖，若能把敌人加以利用，远比逞强搏杀，来得更有价值！

原则既定，答话便有技巧。

萧瑶静等西门红话完，哦了一声，点头笑道：“原来非要服万俟碧的独门解药无法解除‘夺魂芒’的毒，难怪那位万俟碧朋友会取了解药，对那黄衣少女加以威胁的了！”

西门红听得一怔！目注萧瑶问道：“威胁？那黄衣少女既中‘夺魂芒’，业已必死无疑，我万俟碧二弟还对她威胁什么？”

萧瑶猜出像“西川双妖”这等邪派人物，多年共处，彼此间的关系不可能干净，遂“嘿嘿”笑道：“那位万俟碧朋友是个好色之徒，他因见黄衣少女貌美，遂向她威胁，说黄衣少女若肯顺从，成其好事，他便赠送解药，救她一命！”

西门红果然听得眉头一皱，恨恨说道：“万俟碧二弟老是改不了这种毛病，总有一天……”

语音至此顿住，目注萧瑶，扬眉问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把那独门解药收藏得极为严密，他……他竟肯当人取出么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当然是他自己取出，否则我与万俟碧朋友一向陌生，怎会知道他竟把独门解药藏在那等严密的所在？”

这不把万俟碧从“狼牙锤”柄中取出解药之事明白说出，便是萧瑶的机警聪明之处！

西门红叹息说道：“我万俟碧二弟心计极工，谁会想得到他竟把独门解药藏在内衣纽扣之中和‘狼牙锤’的锤柄之内？”

萧瑶闻言之下，心中又喜又急！

喜的是西门红居然中计，被自己套问得吐出秘密，原来除了“狼牙锤”柄中，万俟碧还在内衣纽扣之内藏有独门解药！

急的是，既已探出秘密，便应赶紧把这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遣走，自己好下壑从万俟碧遗尸上搜寻解药，来为顾朗轩祛除毒力！

这时，西门红又向萧瑶问道：“那黄衣少女接受我万俟碧二弟的威胁没有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常言道：‘蝼蚁尚且偷生，为人岂不惜性命？’又道是：‘人在屋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？’那黄衣少女起初还在倔强，但等明白非服解药，性命不保之下，也就接受万俟碧朋友那种威胁的了！”

西门红变色道：“万俟碧二弟真是无耻，他们难道就在此处席地幕天……”

萧瑶失笑接道：“若依万俟碧朋友之见，我倒有场春色无边的精彩好戏看，但那黄衣少女毕竟脸嫩，她乞求万俟碧朋友与她去往邻峰一个幽秘的山洞之中，再复凤倒鸾颠，成其好事！”

西门红仿佛醋火欲腾，但仍竭力忍耐，缓缓问道：“老婆婆，那黄衣少女叫何名姓？”

萧瑶摇头笑道：“抱歉，我老婆子年迈脑衰，想不大起来了，只仿佛记得，也是个双姓！”

西门红道：“双姓为数不多，我来提一提，老婆婆或许可以想起？”

话完，立即从“百家姓”的复姓部分，朗声念道：“万俟司马，上官欧阳，夏侯诸葛，闻人东方，赫迟皇甫，尉迟公……”

“尉迟公羊”的一个“羊”字尚未说出，萧瑶便以一种触动灵机的恍然神色，急急叫道：“对了，皇甫皇甫皇甫，那位穿黄衣的美貌女子，正是双姓‘皇甫’！”

西门红微吃一惊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复姓皇甫，年轻貌美，而武功方面又能胜过我万俟碧二弟的黄衣女子，莫……莫非竟是‘氤氲仙姬’皇甫婷么？”

萧瑶连连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对，对，一点不错，那黄衣女子，就是叫做皇甫婷，‘血光圣母’莫非认识她么？”

西门红不答萧瑶所问，却向萧瑶急急问道：“老婆婆，我万俟碧二弟与皇甫婷去的是哪个方向？”

萧瑶本想诱引西门红去往“千鬼壑”中捣乱，如今因急于遣走对方，好下壑寻药，救治顾朗轩，遂略变原计，伸手指着对壑的一座高峰，含笑说道：“他们是去那座高峰背面的一处幽秘洞穴之中，西门圣母若想前去，需从右侧绕行，并需仔细寻找，否则不易发现！”

西门红把手一拱，说了声：“多承老婆婆指教，他日江湖再遇，西门红当申谢忱！”

说完，把手一挥，便与那灰衣道人一同向右侧绕过绝壑，奔往高峰背面。

萧瑶透了一口长气，赶紧纵往顾朗轩藏身之处，加以探看。

她生恐顾朗轩业已毒发，等不及自己下壑搜寻解药，岂不抱憾终身，莫补情天，难填恨海？

还好，目光到处，见顾朗轩口含“通天犀角”匕首！

萧瑶芳心略宽，丝毫不敢怠慢，赶紧飞身下壑！

这道山壑颇为幽深，萧瑶驰到壑底，便四处寻找适才被自己一脚踢落的万俟碧遗尸！

但几乎寻遍壑底，也未发现万俟碧遗尸何在？

萧瑶大为吃惊，暗忖万俟碧内伤外毒，分明已死，难道“西川双妖”果然名不虚传，他的已死躯壳，还会妖里妖气的飞天遁地不成？

她一面吃惊，一面目光如电，扫视四外山壁。

蓦然间，萧瑶双现梨涡，嫣然失笑！

原来，她发现万俟碧的尸体并未遁走，而是极为凑巧地搭在一株横生崖壁的古松之上，不曾坠落谷底。

山壁苔藓，一片碧绿，古松松针，也是绿色，再加上万俟碧身上所穿是件绿袍，以致极易混淆。

何况萧瑶驰下之际，目光始终都注向壑底，遂几乎从万俟碧尸旁经过，也并未有所发现？

如今，她既发现了万俟碧尸身所在，便赶紧猱升登壁。

到了古松之上，撕去万俟碧所着的绿袍，发现他的内衣纽扣果是特巨圆形！

萧瑶小心翼翼地把一扣剥开，发现西门红所说不差，其中果藏有一粒丹药。

万俟碧内衣之上共有五粒纽扣，萧瑶遂剥出五粒“夺魂芒”的独门解药，满怀高兴，腾身上壑。

解药既已到手，心上人的安全自然无虑，萧瑶遂满面春风，一团高兴！

岂知她这满面春风，一团高兴，只是在上壑途中。

等到上得深壑，“春风”竟变作“寒风”，“高兴”也变成“忧急”！

这种情绪上的极端急遽转变，是由于一桩事儿！

这桩事儿，就是刚才还躺在乱石丛草间的“紫竹书生”顾朗轩，如今竟失去踪迹！

顾朗轩如今不是正常人，是个病人，是个身中“夺魂芒”、毒力未解的神智昏迷之人！

既是神智昏迷之人，便无行动能力，则顾朗轩这突然失踪，显系被人劫持！

劫他之人是谁？劫他之意何在？

这两个问题的答案，自然极难寻出，但无论答案为何？对于顾朗轩来说，却绝对只会是个“凶”字，不会是个“吉”字！

萧瑶一向处事镇定，如今因顾朗轩在神智昏迷之下突告失踪，情势一定不妙，却不禁急得芳心狂跳，呆然莫知所措？

但发呆，绝对发不出名堂，愁急，也决对急不出办法。

萧瑶银牙一咬，就在顾朗轩适才所躺的草堆之中，盘膝静坐。

她盘膝静坐之故，是要以内家定力，暂摒百虑，再朗灵明。

因为，她如今不能太动感情，必须以纯粹的理智，来对顾朗轩失踪之事加以分析研究。

静坐凝神之下，忧急渐平，灵明渐朗！

萧瑶遂开始研究，顾朗轩被何人劫去的可能性最大？

若以当地情况而论，自然多半是与那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沆瀣一气之人。

但与万俟碧沆瀣一气的人便是西门红，这位“血光圣母”刚被自己骗得去往远峰，寻找秘穴，似乎不可能中途折回，对顾朗轩加以劫持。

何况就算西门红对于自己之言生疑，不去远峰，中途折回，她也不一定立即寻得着草中藏人。

就算她寻得着草中藏人，也不会认识就是“西川双妖”所要寻找的“紫竹书生”顾朗轩。

就算她认出顾朗轩身份，更必当时加以杀害，也不会把他悄悄劫走。

有了这三个“就算”，和三个“也不会”，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的可疑成份，便越来越少！

那么，可能在此出现，与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有关之人，除了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以外，还有谁呢？

蓦然间，萧瑶想起一人。

她所想起的，是“巴东三鬼”中的“黑心鬼”李华。

“巴东三鬼”中，既有李华未死，则“西川双妖”果为“黑面鬼”黄深、“黑手鬼”孔民报仇时，自然定会把“黑心鬼”李华带来，以便指认仇敌。

万俟碧、西门红先后均已见过，只有李华尚未出现，会不会就是这“黑心鬼”凑巧赶来，在顾朗轩的身上……

研判至此，萧瑶的念头忽断！

因为，她听出有人赶来，遂暂停思绪，凝神贯注，看看来人是何路数？

转瞬间，来人身形已现，仍是那“西川双妖”中的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和那灰衣道人。

西门红满面悻然之色，一到谷口，便目光四扫，似在找寻萧瑶？

她不见人影之下，双眉一挑，厉声叫道：“北岳神姥……北岳神姥……北岳神姥……”

萧瑶静坐草丛之中，任凭西门红连叫三声，也不加以理会。

西门红目中闪射凶芒，恨恨说道：“这老婆子，真正可恶，她……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灰衣道人笑道：“刚才我就觉得那老婆子似乎是在编造谎言，哄骗西门圣母！”

西门红道：“骗人总有目的，我就想不通那老婆子要把我们骗得去往对壑高峰上空搜一遍则甚？”

萧瑶从这西门红与灰衣道人的对话之中，业已听出他们尚不知道自己身份，顾朗轩也不是被他们所劫。

这时，那灰衣道人想了一想，扬眉说道：“或许那老婆子在此有甚鬼祟行为，才设法把西门圣母和贫道骗走？”

西门红点头答道：“我起初也有这种想法，但转念之间，又觉得那老婆子并不全是谎言。”

灰衣道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西门红道：“她所说我万俟碧二弟所用的兵刃以及兵刃中所藏的暗器，口中所喷‘夺魂芒’等事，均是他人不知的高度机密，那老婆子若非亲眼目睹，怎能说得活灵活现，丝毫不错？……”

语音至此微顿，皱眉一叹又道：“偏偏‘黑心鬼’李华也不在谷内，他若在此，一切事儿不就明白了么？”

萧瑶听得“黑心鬼”李华系随“西川双妖”前来，不由越发疑心李华适才凑巧赶回，误打误撞地遇上顾朗轩，遂被他劫掳而去。

灰衣道人等西门红语毕，含笑说道：“西门圣母，我们何必老是在谷口揣摩，怎不进谷一看？或许万俟碧二爷与李华兄均在谷内，也未可知？”

西门红点头道：“我们进去看看也好……”

他们边自说话，边自往谷内走去。

谁知才走几步，尚未进谷口，背后便有人冷冰冰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西门红与灰衣道人愕然止步回头，却见那位白发飘萧的“北岳神姥”，自草丛之中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

萧瑶现身之故，是因虽知西门红与顾朗轩失踪之事并无关系，仍想从她身上查出些蛛丝蚂迹！

西门红见喝止之人竟是萧瑶，不禁诧然问道：“老婆子，你还敢在此，不曾逃走么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笑话，我又不曾作出什么见不得人之事，却要逃走则甚？”

西门红道：“你胆敢用谎言骗我……”

萧瑶接口笑道：“谁说我骗了你？我编造了什么谎言？”

西门红手指对壑高峰，怒声说道：“那高峰背后一削如壁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幽秘洞穴，你岂不是骗了我们去白找一趟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‘血光圣母’之名，一向威震西川，却怎如此没有见识？我适才对你所说之言，是听自那‘氤氲仙姬’皇甫婷的口内，既然不确，显见是皇甫婷骗了万俟碧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那位万俟碧二弟，如今业已落入危险之中，你不赶紧设法追踪，加以援手，却回来向我发狠，岂不是舍本逐末么？”

这番话儿相当言之成理，不由把位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听得为之一怔！

等到萧瑶语毕，西门红一皱双眉，向她注目问道：“老婆婆，依你之见，我万俟碧二弟会被皇甫婷骗往何处？”

在称谓方面，由适才的“老婆子”，改为如今的“老婆婆”，业已足见西门红深信萧瑶之言，态度有所改变。

萧瑶趁此机会，怪笑一声，扬眉说道：“西门圣母，在我未曾答复你这问题之前，先要你答复我一项问题。”

西门红目中微现讶色，向萧瑶讶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？”

萧瑶道：“你们既欲寻找上官奇暨红衣女郎，为‘巴东双鬼’黄深、孔民报仇，则另外的‘巴东一鬼’李华，定也随你们同来的了？”

西门红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李华认识仇人，自然要跟随我和万俟碧二弟同来指证！”

萧瑶问道：“李华如今何在？”

西门红尚未答话，那灰衣道人业已目射凶芒，面含狞笑地在一旁笑道：“这是一桩秘密，老婆婆请附耳过来，我告诉你！”

他边自说话，边自向萧瑶身前走去。

萧瑶发现这灰衣道人目光闪烁，便知他不怀好意，定有花样！

她心念电转，暗忖自己莫非于言中露出了什么破绽？

果然，萧瑶一想之下，便发现自己犯了错误，这错误就是“西川双妖”企图为“巴东二鬼”复仇之事，西门红并未说过，自己怎可突然提起，岂不启发了这个阴刁的灰衣道人的疑窦？

心忖至此，灰衣道人业已走到离萧瑶仅约四五尺处。他一阵狂笑，陡然道袍大袖双翻，厉声喝道：“老婆子替我躺下，你终于露马脚了！”他双袖一翻之下，不仅发出大片疾风劲气，其中并夹有十数点豆大寒星，向萧瑶飞去。距离这近，自易得手！

“咕咚”一声，人便躺下！但躺下的不是萧瑶，而是那暗发毒手的灰衣道人！原来萧瑶发现他目光有异，早已提防，用了处置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同样的手段！灰衣道人的袖风及暗器刚发，便被萧瑶预先布下的“太清罡气”

反震回来！五脏齐崩，脑浆迸裂，他在倒地几个翻滚之后，便告了帐！西门红冷哼一声，变色说道：“老婆子，说老实话，彼此素昧生平，你为何对他下这辣手？”萧瑶笑吟吟地答道：“你难道没有看见他先下手么？我若不杀他，便将被他所杀！”西门红挑眉道：“你这种动作，只是对他……”萧瑶不等她再往下说，便接口说道：“不仅对他，对你也一样！”西门红闻言一惊，萧瑶淡淡笑道：“因为即令我如今放过了你，你将来也放我不过，还不如我们二人在这谷口互作公平一搏！”西门红指着那灰衣道人的尸身，怪笑说道：“我与此人交情不深，假如只是为了此事，倒不一定准会放你不过！”

萧瑶笑道：“除此以外，我和你还有双重仇恨！”

“双重仇恨”四字，把位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，听得再度愕然！

萧瑶怪笑一声，把自己白发飘萧的化装去掉，恢复了她的绝代容光，天人颜色！

西门红不是傻瓜，一见之下，失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与上官奇老儿结伴，杀死黄深、孔民等‘巴东二鬼’的红衣女郎么？”

萧瑶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，点头答道：“对了，你如今总算从恍然之中，钻出来一个大悟来了。”

西门红从脸上浮现一丝既惭愧又愤恨的阴冷笑容，目闪煞光说道：“你装得够像，骗得我好苦，还有一件我不明白的事儿，你也索性告诉我吧！”

萧瑶对于捉弄这“血光圣母”之事颇觉得意，闻言之下，含笑说道：“你问吧，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是你所问的事儿，我都照实答复。”

西门红道：“你方才所说的‘双重仇恨’，应该怎样解释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倘若根据顺序而言，第一重仇恨便是杀死黄深、孔民等‘巴东二鬼’之事，但若根据你的关系而言，‘巴东二鬼’之仇，似应放在第二项了！”

西门红听出萧瑶的语气不对，不禁心中一震，怀疑到突然失踪的“绿袍秀士”万俟碧身上。

但这“血光圣母”毕竟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心中虽惊，脸上神色仍保持镇静地缓缓问道：“另一项仇恨呢？听你之言，仿佛对我的关系更加复杂！”

萧瑶淡然一笑，目注西门红，扬眉说道：“西门红，你好像是明知故问，不应该听不懂我的话吧？你们‘西川双妖’到目前为止，似应改称‘西川一妖’，但再过片刻，或许西川武林之中可以清平一时，暂无妖孽的了！”

话至此处，业已十分明白，但西门红仍自变色问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万俟碧二弟是伤在你手下的了？”

萧瑶笑道：“‘伤’在我的手下？你说得太轻松了，应该把‘伤’字改成‘死’字，才算符合事实！”

西门红听说万俟碧已死，身形一震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信，人死有尸，我万俟碧二弟的尸身在何处，难道你杀人以后，还把尸吃掉？”

萧瑶伸手指着壑下说道：“万俟碧的尸身就在这绝壑之下，你若和他感情太好，不忍分离，少时，我便成全你们，由‘西川双妖’变成‘壑下双魂’便了！”

西门红听得一挫银牙，目中狂喷怒火！

但她总算仍把这满腔愤怒暂时忍耐下来，目光凝注萧瑶，以一种冰冷的语音问道：“能杀我万俟碧二弟，当世中没有几个，你有这等功力，又身着一袭红衣，莫非竟是昆仑董夫人的两位义女之一，‘红衣昆仑’萧瑶么？”

萧瑶点头笑道：“你猜对了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西门红挑眉叫道：“好，高明当面，岂可失之交臂？便撇开那‘双重仇恨’不论，我也要向萧姑娘讨教上三招九式！”

掌随声发，在语音刚毕之际，西门红便欺身抢步，向萧瑶攻出三招。

她这三招是连环并发，一招套着三式，恰如其言，共是三招九式！

这三招九式不单捷逾电掣，猛似雷奔，而且其所挟各种变化，并奇妙绝伦，精奥无比！

萧瑶是大行家，一看就知道这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看出自己厉害，竟把多半是留在最后施展的、压箱底的杀手绝学，颠倒为用，一开始便发了出来。她虽然艺高，却不敢怠慢，在对方漫舞掌影、狂卷掌风之下，也自施展出一招轻易不用的得意绝学！这招得意绝学，是董夫人自创，名叫“九现瑶台”，用来防身御敌，委实太妙不过！西门红所发掌影由一化三，由三化九，转眼间幻为千百，向萧瑶漫空飞袭！但无论是真是幻，只要有一双掌影攻到萧瑶身前，便会奇巧无俦地也有一双掌影飞起接住！

“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！”

虚招无声，实响九记！换句话说，西门红这三招九式，全被萧瑶挥掌硬接硬架！

西门红仇火焚心，加上又猜出对方是董夫人的义女“红衣昆仑”萧瑶，自然全力施为，不仅在招术上用出了最奇诡的手法，并在每一招、每一式间，都凝足了十一成的内劲！

如今，在掌式变化上未占上风，全被对方接住！

内劲方面又如何呢？

因为萧瑶未傲敌大意，接架间全以十一成左右的内力施为，故而在这一面，也仍是萧瑶略为显出优势！

声停，掌住，人影一分。

萧瑶气定神闲，宛若没事人一般，但西门红的胸前却在不停起伏！

萧瑶微微一笑，向西门红扬眉叫道：“西门红……”

西门红接口喝道：“你少得意，再尝尝我这成名之物的厉害程度！”

说完，一拍腰下所悬的一只特制革囊，立时有血红的烟光从囊口喷射而出！

萧瑶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是怕毒！

她一见这血红的烟光，便秀眉略皱，向后退了几步！

当空血光越来越浓！

萧瑶心中倒也有点略觉怙懈！

因为西门红号称“血光圣母”，由此得名，足见这霾空如血、浓得不见人影的红色光雾，不是蕴有奇毒，便是别具什么特殊厉害之处。

自己不知其奥妙所在，究应静观其变，抑或不再等待，立即攻击！

萧瑶心念电转之下，觉得自己在武学造诣方面既有胜过西门红的把握，还是静观其变，相机应付，来得稳妥一点！

萧瑶主意既定，又深恐血红光雾中蕴有奇异毒质，故而不肯过份靠近，脚下微滑，向后退了几步。

这时，血红光雾中突然发出“嘶嘶”的锐啸！

萧瑶因有主见，认为西门红由于“双重仇恨”，必对自己全力出手，一死相拼！

常言道：“蜂蚕之毒，往往甚于螭蛇。”何况这位确实具有一流身手的“血光圣母”？她经过布置以后所发的“嘶嘶”锐啸，必非凡物，可以想见！萧瑶为了持重，并不轻视对手，遂再度闪身，退出三丈多远，准备看清那“嘶嘶”锐啸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后，再定应付策略！

说来奇怪，那罩罩数丈方圆的一大团红色雾影中，虽闻“嘶嘶”锐啸，却不见有甚物件飞出？

萧瑶目光凝注，心中有点莫明其妙？

她暗忖，西门红适才所发，只闻声而不见形之物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看来这位“血光圣母”不愧“西川双妖”之名，着实有点妖里妖气！

念动之间，那团血红光雾似已渐淡。

萧瑶越发奇诧，不懂西门红弄的是什麼蹊跷？

她边自双掌护胸，提防任何袭击，边自移步向前，高声叫道：“西门红，你有甚本领尽管施为，莫要这等鬼鬼祟祟，弄得人好不耐烦！”

萧瑶语音落后，雾影中并不答话。

萧瑶心中一动，又向前抢了两步，功力暗凝，对那浓度似乎越来越淡的雾影中，试探性地劈空击出一掌。

掌风排空卷荡，自然把那已薄的雾影吹得更薄。

萧瑶目光凝注，这才发现雾影中空荡荡，哪里还有什么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的踪迹？

萧瑶心中恍然，不禁暗对那位“血光圣母”的狡猾知机，颇为佩服！

她悟出西门红是把所有功力完全放在一开始的三招九式之中，对自己全力一击！

那等凌厉的攻势，被自己用“九现瑶台”的身法予以接架拆解以后，西门红便知决无胜机，报仇之事既告绝望，则如何安然脱身，便成为当务之急！

于是，她使用那种血红光雾故弄玄虚，虚张声势！

自己过份持重，一退再退，西门红却倚仗红雾蔽目，身上衣服的色泽又是血红，遂一步一步的悄悄退后，绕过峰角逃之夭夭！

研判至此，敌情已明，萧瑶举袖猛拂，一阵罡风起处，把那些残余的红雾，驱散得干干净净！

红雾虽散，萧瑶胸中感慨却又丛生！

她不知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此次逃走之后，是偃旗息鼓，从此安份？抑或还要兴风作浪，图雪今日之耻？

假如她能安份，从此回头，自己也一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旨，不会再作追究！

但若西门红兴风作浪，仍到处为害江湖，下次相逢，自己定必在一见面之下，便立下绝情加以剪除，不容她再弄狡狴！

这是感慨，感慨以后的却是惶惑！

因为“西川双妖”虽已一死一逃，但顾朗轩却人踪何在？

自己好不容易运用胆识暨言语技巧，从西门红口中骗她说出机密，又从万俟碧遗尸的衣扣之内寻得“夺魂芒”的独门解药，顾朗轩却突然失踪，不知被谁掳去？

假如他是被自己所猜测的“黑心鬼”李华掳走，则李华必报盟弟黄深、孔民之仇，顾朗轩必遭惨死！

假如他是被其他不相干的闲人掳走，又因顾朗轩身中“夺魂芒”奇毒，

非有独门解药不能救治，亦属毫无生望！

想来想去，不管从什么情况推断，顾朗轩都是决无幸理！

萧瑶对这位“紫竹书生”一往情深，不禁失声悲啼，连连顿足，玉颊上满布纵横泪渍！

就在这“红衣昆仑”心念如潮、柔肠寸折之际，突然“格登”一声！

这是弓弦响声，跟着便是“嘶”然箭矢破空声息！

萧瑶诧然抬头，面前寒光电闪！

她看得准，这一箭不是射向自己，是射向身左三四尺处！

故而，萧瑶闻言抬头，却业已稍微迟了片刻，只能闻声，不能见人，但萧瑶仍可断定这发箭之人藏在对壑高崖半腰的什么隐秘处所！

她注目搜索半晌，见发箭人不现踪迹，这才眼神略偏，向左侧方扫了一瞥！

适才凌空那箭，是射在她左侧方四尺处的一株大树干上。

箭虽寻常，但箭尾上却附着一条衣襟。

萧瑶伸手将那白衣襟取下，只见上面有焦木书写的字迹，写的是：“想救心中人，请来双树镇，于今日黄昏，酒馆一会。”

萧瑶看完字迹，不由在几已绝望的心情之中，又泛起了一丝希冀！

所谓“心中人”，显然指的是顾朗轩，难道冥冥中当真福善祸恶，吉人确有天相？

但这“天相”是怎样相法？射书者又系何等人物？仍然均是隐秘！

要想揭开这种隐秘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准时前往“双树镇”的酒馆赴约！

好在萧瑶来时曾路过“双树镇”，知道离此不过二三十里路。

而这小小山镇之中，也只有一家“酒馆”。

二三十里路，在萧瑶来说，简直是视如无物。

故而她在申牌时分，便已赶到“双树镇”上那家小小酒馆之中。

因刚刚下过一阵疾雨，镇上居民又少，酒馆之中，遂别无其他酒客。

萧瑶选了张对着店门的桌位坐下，一面自斟自饮，一面双眉愁皱。

她皱眉之故，不是为了未曾见着要找之人，因一来时间还早，未近黄昏，二来他人既专程把自己约来，必然不会爽约。

萧瑶皱眉，是为了顾朗轩忧急，经过了这长时间，顾朗轩所中毒力若是发作，岂非性命危殆？

万一……

她眉头皱得更紧，酒馆门外影儿微晃，走进来一位酒客。

这人身上披了一大块油布，权充雨衣，几乎连整个脸面全给遮住。

萧瑶认为此人八成就是自己所等之人，遂目光凝注，看他是不是走向自己？

谁知这人入店以后，虽走向自己，却在旁边另一桌上落坐，并把身上所披的油布脱下。

萧瑶起初略觉失望，但目光一注，便自扬眉叫道：“江湖中风萍偶聚，总是前缘，尊驾何不移席同饮？”

原来，那人除去身披油布，脸色青惨惨的，使萧瑶一望而知，他是在脸上戴上有人皮面具。

果然，萧瑶语音才落，那人便起身走过，抱拳笑道：“老婆婆既加宠召，

在下便不揣冒昧的了！”

萧瑶见他业已坐下，仍不提约会之事，只得旁敲侧击说道：“尊驾请随意饮用，我再命店家添酒添菜，如今天色不早，已近黄昏！”

那面色青惨之人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天色已将黄昏！”

萧瑶觉得对方有点装腔作势，不禁皱眉问道：“尊驾怎样称谓？”

那面色青惨之人含笑道：“在下姓王名恩，吴郑王之王，国恩家庆之恩，老婆婆的尊名上姓，怎样称呼？”

萧瑶从这句“老婆婆”，突告恍然大悟！

自己适才与“血光圣母”西门红动手之际，是本来面目，如今在途中又恢复化装，莫非此人竟有所误会，不曾认出？

想到此处，遂不曾回答对方询问姓名之语，只是淡然说道：“王朋友，你的箭法不错，纵不能百步穿杨，也可以隔壑穿树！”

这两句话儿，把那自称“王恩”之人听得大吃一惊，向萧瑶投注过诧异的眼色？

萧瑶知道所料不误，遂口中微吟道：“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朝起红颜夕白头！”

王恩闻言一惊，目注萧瑶，口中期期说道：“老……老婆婆，你你……莫非姓……姓萧……”

萧瑶点头说道：“人是姓萧，地是酒馆，天是黄昏，王朋友有何见教？”

王恩又向萧瑶盯了两眼，缓缓问道：“萧……萧……萧……”

他因想不出究应对萧瑶称以“萧姑娘”，或“萧老人家”？竟连连说了几个“萧”字！

萧瑶猜出他语音吞吐之故，低声说道：“叫我萧老人好了，此时再若改装，未免惊世骇俗！”

王恩点了点头，低低说道：“萧老人家是否要想知道那位‘紫竹书生’顾朗轩的下落？”

萧瑶心中关切，但却把表面神情尽量放得冷漠些，嗯了一声问道：“我顾朗轩兄现在何处？”

王恩笑道：“顾大侠是落在我一个朋友的掌握之中！”

萧瑶双眼一瞪，目中神光电射，森森逼人！

王恩摇手笑道：“萧姑……老人家不必动怒，在下早知道老人家神功盖世，若想杀我，王某引颈就戮，绝对不敢抗拒！”

萧瑶晒然道：“你不必害怕，我杀你则甚？……”

王恩不等萧瑶话完，便即接口笑道：“对了，杀王恩微不足道，但若影响顾大侠的安全，却是抱憾终身之事，萧老人家是聪明绝顶的人物，绝不会出此下策！”

萧瑶怫然叱道：“少要对我威胁，我问你，你们知不知道顾朗轩身中‘夺魂芒’的奇毒？”

王恩笑道：“萧老人家放心，我们知道……”

萧瑶怒道：“知道有什么用，那‘夺魂芒’是‘绿袍秀士’万俟碧的独门暗器，你们没有解药……”

王恩接口说道：“有……有……我们有解药，萧老人家不必为顾大侠的安危担忧！”

萧瑶疑惑地向王恩看了一眼道：“少胡说，你们怎会藏有‘绿袍秀士’

万俟碧的独门解药？”

王恩笑道：“萧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那朋友跟随‘西川双妖’多年，是‘绿袍秀士’万俟碧的心腹手下。”

萧瑶听他这样说话，方始有点相信，举杯饮了一口酒，目注王恩问道：“你们劫持我顾朗轩兄，用意何在？”

王恩微笑说道：“‘劫持’二字多么难听？我那朋友不知萧姑娘会寻得解药，因恐顾大侠毒发不救，才特意将他抱走，准备用独门解药加以疗治！”

萧瑶哼了一声，向王恩冷然问道：“你别说得好听，既然如此，为何还不放人？”

王恩笑吟吟地挟了一块牛肉，边吃边答道：“我那朋友突然想起有桩事儿要拜托萧老人家，又怕你不肯答应，只得冒犯一些，来个挟功以请！”

萧瑶冷笑说道：“你倒真擅词令，把‘挟人以胁’，改成了‘挟功以请’！”

王恩笑道：“随便老人家怎样看法，反正你只要对我那朋友所作要求能够办到，便包管还你一个鲜龙活跳的‘紫竹书生’顾大侠就是！”

萧瑶问道：“假若我不愿意答允你那朋友的要求，或是无法办得到呢？”

王恩道：“办不到么……”

说了一句，便不再说，而代之以一阵极具阴森意味的“嘿嘿”怪笑！

这阵阴笑，自然比用言语答复更来得阴森刁狠！

萧瑶恨得银牙一挫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向王恩叫道：“说吧，你们打算向我所提的是什么要求？”

王恩应声答道：“为民除害！”

这“为民除害”四字，着实大出萧瑶意料之外，把她听得一怔？目注王恩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我是问你们向我所要求的，是……”

王恩不等萧瑶话完，便自怪笑说道：“‘西川双妖’是不是黑道巨擘？‘血光圣母’西门红极为淫凶狠毒，算不算西川人民的一桩大害？”

萧瑶点了点头，王恩又含笑说道：“既然认可，我们要求萧老人家趁此机会，把西门红加以诛戮，彻底荡灭‘西川双妖’，免得纵虎啸林，又生后患，岂不是‘为民除害’么？”

萧瑶嗯了一声，目中流露出奇诧的神色，问道：“奇怪，你那朋友既是‘西川双妖’的心腹手下，为何又要求我杀死西门红呢？”

王恩嘴角微掀，皮笑肉不笑地缓缓问道：“萧老人家必须问原因么？这要求你是答不答应？办不办得到呢？”

萧瑶道：“西门红已走……”

王恩不等她再往下说，便即怪笑接道：“她并未走远，被我那朋友设计绊住，萧老人家若肯应允，我立即告知那西门红藏身之处！”

萧瑶目光一凝，神情毅然地点头答道：“好，这要求我可以答应，但原因却必须从实说出，不许有任何隐瞒，你若虚言搪塞，休想骗得过我！”

王恩略加沉吟，也自点了头说道：“可以，我可以丝毫无隐他说出其中原因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举杯饮了一口酒儿，继续说道：“因为‘西川双妖’在西川某处有一宝库，其中财宝几堪敌国，西门红若是被诛，这宝库秘藏便可归我那位朋友所有，而在下也也……可沾光一些，从此吃穿不尽！”

萧瑶静静听完，一挑双眉，向王恩问道：“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

王恩欲答不答，神情有点尴尬！